

张恨水
著

金粉世家

上

豪门贵族的纸醉金迷，红粉佳人的娇纵倾轧，平民女子的冷落清秋，封建大家族的放荡腐朽，一幕幕上演……被誉为二十世纪的《红楼梦》。



岳麓書社

金粉世家

上

张恨水
著

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粉世家/张恨水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6

ISBN 978-7-80761-841-6

I. ①金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46 号

JINFEN SHIJI

金粉世家

作 者:张恨水

责任编辑:曾倩 蒋浩 彭天仪 龚昊 李维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http://lzfts.tmall.com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68.25

字数:1048 千字

印数:1—8 000

ISBN 978-7-80761-841-6/I·1168

定价:68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作者原序

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，至乐也。然而今日饮食团聚，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？未可卜也。吾有吾身，今日品茗吟诗，微醺登榻，至逸也。然则今日如此，明日仍如此否？又未可知也。最亲近者莫如家人，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，而吾家吾身，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。然而茫茫宇宙间，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？吾自有知识以来，而读书，而就职业，而娶妻，而立家庭，劳矣！而劳之结果，仅仅能顾今日，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。可痛已！何以言之？请以事为证。吾闻某小说家，操笔为文，不及半页之纸，伏案而卒，其死已速矣。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，将成巨和，喜色溢于面，同座一中风出，为上家拦而和之，某夫人一忿而绝，其死又更速也。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，安知其不终篇耶？某夫人于中风刚出，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，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？嗟夫！人生如此，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？此事吾早知之，吾乃不敢少想，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，惟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。何以忘之？作庄子达观而已矣。此古人所谓不做无益之事，曷遣有涯之生者也。

吾之作《金粉世家》也，初尝作此想，以为吾作小说，何如使人愿看吾书？继而更进一步思之，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？至今思之，此又何必？读者诸公，于其工作完毕，茶余酒后，或甚感无聊，或偶然兴至，略取一读，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。而吾书所言，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，是亦足矣。主义非吾所敢谈也，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，吾作小说，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，便已毕其使命矣。今有人责吾浅陋，吾即乐认为浅陋，今有人责吾无聊，吾即乐认为无聊。盖小说为通俗文字，把笔为此，即不免浅陋

与无聊；华国文章，深山名著，此别有人在，非吾所敢知也。明夫此，《金粉世家》之有无其事？《金粉世家》之是何命意？都可不问矣。有人曰：此颇似取径《红楼梦》，可曰新红楼梦。吾曰：唯唯。又有人曰：此颇似融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，而为之缩写一照。吾又曰：唯唯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孰能必其一律？听之而已，吾又何必辩哉？

此书凡八十万言，吾每日书五六百言，起端以至于终篇，约可六年。吾初作是书时，大女慰儿，方哑哑学语，继而能行矣，能不能语矣，能上学矣，上学且二年矣，而吾书乃毕。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，吾作书毕，且不禁喟然曰：树犹如此也。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，吾幼女康儿方夭亡，悲未能自己，不觉随笔插入文中，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，乃不及二十日，而长女慰儿，亦随其妹于地下。吾作尾声之时，自觉悲痛，不料作序文之时，又更悲痛也。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，料此书出版，儿墓草深当尺许也。当吾日日写《金粉世家》，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，常窃视曰：“勿扰父，父方作《金粉世家》也。”今吾作序，同此明窗，同此书案，掉首而顾，吾儿何在？嗟夫！人生事之不可捉摸，大抵如是也。忆吾十六七岁时，读名人书，深慕徐霞客之为人，誓游名山大川。至二十五六岁时，酷好词章，便又欲读书种菜，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，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。至三十岁以来，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，但愿一杖一盂，作一游方和尚而已。顾有时儿女情重，辄又忘之。今吾儿死，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，富贵何为？名利何为？作和尚之念，又滋深也。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，所以然，《金粉世家》之如此开篇，如此终场者矣。

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，然若干年月，或尚有存者，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，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？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？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？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？人生无常，吾何能知也？书犹如是，序文犹如是，人之将来，不可测矣。此一点感慨，扩而充之，《金粉世家》之起迄，易于下笔者也。语曰：“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小说虽小道，例不外此也。求读者知吾，即求读者之知《金粉世家》耳。此又吾为《金粉世家》序，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。凡百君子，匡而进之，吾固乐于拜而受之。或言于

小说以外，则不敢知也。书至此，烈日当空，槐荫满地，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，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。同此午日，同此槐荫，同此书案，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，而为日无多，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。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

1932年6月18日张恨水序于北平

目 录

作者原序 / 1

- 楔 子 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 / 1
- 第 一 回 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 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嬛 / 10
- 第 二 回 月夜访情俦重来永巷 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 / 19
- 第 三 回 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 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 / 27
- 第 四 回 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 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 / 35
- 第 五 回 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 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 / 43
- 第 六 回 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 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 / 52
- 第 七 回 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 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 / 60
- 第 八 回 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 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 / 69
- 第 九 回 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 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 / 77
- 第 十 回 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 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 / 87
- 第十一回 独具慧心诗媛疑醉语 别饶兴趣闺秀有欧风 / 97
- 第十二回 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 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 / 106
- 第十三回 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 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 / 116
- 第十四回 隔户听闺嘲漏传消息 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 / 125
- 第十五回 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 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 / 136
- 第十六回 种玉向侯门尺书求友 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 / 147

- 第十七回 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 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 / 158
- 第十八回 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 难明女儿意终惜明珠 / 168
-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镪中 / 175
-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 / 184
-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 / 193
-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/ 202
-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 / 210
-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 / 220
-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 / 230
- 第二十六回 屡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 / 238
-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 / 247
-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釀金献寿授受各相宜 / 257
-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 / 266
-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 / 276
-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 / 286
-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善吼狮 / 295
-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馈肴成画饼醋海微波 / 306
-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 / 316
-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 / 324
-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 / 334
-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/ 343
-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/ 353
-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/ 362
-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/ 371
-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/ 381

-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/ 391
-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 / 402
-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/ 411
-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/ 422
-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/ 433
-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/ 444
-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/ 454
-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/ 463
-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日驰骋 / 472
-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/ 481
-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/ 491
-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/ 501
-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/ 511
-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/ 521
-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/ 531
-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/ 541
-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愤欲分居 / 550
-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/ 560
-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/ 569
-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/ 579
-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/ 588
-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 / 599
-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/ 609
-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/ 619
-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/ 629

-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怍悦玉树双辉 / 639
-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/ 649
-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/ 659
-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/ 669
-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/ 679
-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/ 688
-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/ 698
-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/ 708
-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/ 718
-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/ 727
-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/ 738
-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/ 747
-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/ 758
-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/ 767
-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/ 777
-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/ 788
-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/ 798
-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/ 808
-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 / 817
-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/ 827
-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/ 836
-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/ 845
-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/ 854
-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/ 864
-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/ 873

-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/ 882
-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媿婉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/ 891
-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/ 900
-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/ 910
-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/ 919
-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/ 928
-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/ 937
-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 / 945
-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/ 954
-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 / 962
-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/ 970
-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潮 / 978
-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/ 987
-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/ 995
-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/ 1004
-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/ 1012
-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/ 1020
-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/ 1028
-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雌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/ 1039
-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/ 1051
-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/ 1063
-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/ 1075

楔子

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

人生的岁月，如流水的一般过去。记得满街小摊子上，摆着泥塑的兔儿爷，忙着过中秋，好像是昨日的事。可是一走上街去，花爆摊，花灯架，宜春帖子，又一样一样地陈设出来，原来要过旧历年了。到了过年，由小孩子到老人家，都应得忙一忙。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，倒不算什么，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账，没法交代而外，一律和平常一样。到了除夕前四五日，一部分的工作已停，反觉清闲些啦。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，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。了半天没有什么事情，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，也点缀点缀年景。一起这个念头，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。到了西四牌楼，只见由西而来，往西而去的，比平常多了。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，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，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。再往西走，卖历书的，卖月份牌的，卖杂拌年果子的，渐渐接触眼帘，给人要过年的印象，那就深了。快到白塔寺，街边的墙壁上，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，红对联下面，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，桌上一个大砚池，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，四五支大小笔。桌子边，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。这种人叫做书春的。就是趁着新年，写几副春联，让人家买去贴，虽然不外乎卖字，买卖行名却不差，叫做书春。但是这种书春的，却不一定都是文人。有些不大读书的人，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，也做这行买卖。所以一班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，不十分注意。就是在下落拓京华，对于风尘中人物，每引为同病，而对于书春的，却也是不大注意。

这时我到了庙门口，下了车子，正要进庙，一眼看见东南角上，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。当时我的好奇心动，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，且向那边看看。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，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，向里看去，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，坐在一张桌子边，在那里

写春联。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，却在那里收钱，向看的人说话。原来这个妇人书春，和别人不同——别人都是写好了，挂在那里卖；她却是人家要买，她再写。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；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。我心里想，这也罢了，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。至于联文，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。但是也难为她记得。我这样想时，猛抬头，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，行书一张广告。上面是：

飘茵阁书春价目

诸公赐顾，言明是贴在何处者，当面便写。文用旧联，小副钱费二角，中副三角，大副四角。命题每联一元，嵌字加倍。

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，心想，她真有这个能耐？再看看她，那广告上，直截了当，一字是一字，倒没有什么江湖话。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，贫而出此。但是那“飘茵阁”三字，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，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？我在一边这样想时，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，笔姿很是秀逸。对联写完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，抬起头来，微微嘘了一口气。我看她的脸色，虽然十分憔悴，但是手脸洗得干净，头发理得齐整，一望而知，她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。我一面张望，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。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，早对着我笑面相迎，问道：“先生要买对联吗？”我被她一问，却不好意思说并不买对联。只得说道：“要一副，但是要嵌字呢，立刻也就有吗？”那个写字的妇人，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，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。便带着笑容插嘴道：“这个可不敢说。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，有不容易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儿，勉强总可以试一试。”我听她这话，虽然很谦逊，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。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，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，要周济周济她。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。这些围着在那里看的人，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，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。我拿着名片，递给那个老妇人。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看，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。我便说道：“我倒不要什么春联，请你把我的职业，作上一副对联就行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。”那妇

人一看我的名片，是个业新闻记者的，署名却是文丐。笑道：“这位先生如何太谦？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，行么？”我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她又笑道：“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，做得又不好，先生不要笑话。”我道：“很愿意请教，不必客气。”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，抽出两张来，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，大概分出七个格子。于是分了一张，铺在桌上，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。然后将一支大笔，伸到砚池里去蘸墨。一面蘸墨，一面偏着头想。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，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，于是提起笔来，就在纸上写了下去。七个字写完，原来是：

文章直至饥臣朔。

我一看，早吃了一大惊，不料她居然能此。这分明是切“文丐”两个字做的。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，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。而且“直至”两个字衬托得极好。“饥”字更是活用了。她将这一联写好，和那老妇人牵着，慢慢地铺在地下。从从容容，又来写下联。那七个字是：

斧钺终难屈董狐。

这下一联，虽然是个现成的典。但是她在“董狐”上面，加了“终难屈”三个字，用的是活对法，便觉生动而不呆板。这种的活对法，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，绝不能措之裕如。到了这时，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。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，我觉得过于唐突了。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，拿出三毛五毛，拿一副对联就走。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这样藐视文人的事，我总是不肯做的。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：“这对联没有干，暂时我不能拿走。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，回头我的事情完了，再来拿。如是晏些，收了摊子，到你府上去拿，也可以吗？”那老妇人还犹豫未决，书春的妇人，一口便答应道：“可以可以！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。门口有两株槐树，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，写‘冷宅’两个字，那就是舍下。”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，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，点了一下头，和她作别，便退出了人丛。

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，不过是一句遁词。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，各坐谈了一阵，日已西下，估计收了摊子了，便照着那妇人所说，去寻她家所在。果然，那个小胡同里，有两株大槐树，槐树下面，有两扇小白门。我正在敲门问时，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，背着零碎东西，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。我正打算打招呼，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，便喊道：“那位先生，这就是我们家里。”他们一面招呼，一面已走上前，便让我进里面去坐。我走进大门一看，是个极小的院子，仅仅只有北房两间，厢房一间。她让进了北屋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，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。见了我进来，起身让座。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，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，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。那个老妇人，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。那书春的妇人，却和那个老头子，来陪我说话。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，他说他叫韩观久。我道：“这里不是府上一家住吗？”韩观久道：“也可以说是一家，也可以说是两家。”便指着那妇人道：“这是我家姑奶奶，她姓冷，所以两家也是一家。”我听了这话不懂，越发摸不着头脑。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，便道：“不瞒你先生说，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。刚才那个老太太，我就是她喂大的，这是我妈妈爹呢。”我这才明白了，那老妇人是她乳母，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。这时我可为难起来，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，我称她为太太呢，称她为女士呢？且先含糊着问道：“贵姓是冷？”对道：“姓金，姓冷是娘家的姓呢。”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。便道：“金太太的才学，我实在佩服。蒙你写的一副对联，实在好。”金太太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。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，宁可饿死，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，哪里谈到好坏？本来呢，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，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，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；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，亲自出去。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，好奇心动，必定能买一两副的。”说着脸一红。又道：“这是多么惭愧的事！”我说：“现在潮流所趋，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，自谋生活，这有什么做不得？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，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，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？”我道：“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，这又何妨？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？”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：“一来为教他，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；其实也是有限

得很，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。”我说：“这位是令郎吗？”金太太凄然道：“正是。不为他，我何必还受这种苦，早一闭眼睛去了。”便对那孩子道：“客来了，也不懂一点礼节，只躲到一边去，还不过来鞠躬。”那孩子听说，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。我执着那孩子的手，一看他五官端正，白白净净的。手指甲剪得短短的，身上穿的蓝布棉袍，袖口却是干净，并没有墨迹和积垢。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，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，更可钦佩。但是学问如此，道德又如彼，何至于此呢？只是我和人家初交，这是人家的秘密，是不便于过问的，也只好放在心里。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，就越发深了。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，无法出手。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，看一看里面，只有三张五元的钞票。我一想，像我文丐，当这岁暮天寒的时候，决计没有三元五元接济别人的力量。但是退一步想，她的境遇，总不如我，便多送她三元，念在斯文一脉，也分所应当。一刹那间，我的恻隐心，战胜了我的心，便拿了一张五元钞票，放在那小孩子手里。说道：“快过年了，这个拿去逛厂甸买花燃放吧。”金太太看见，连忙站起来，将手一拦那小孩。笑着说道：“这个断乎不敢受！”我说：“金太太你不必客气。我文丐朝不保夕，决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。我既然拿出来了，我自有十二分的诚意，我决计是不能收回的。”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，谅是辞不了的，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，将款收了。那个老妇人，已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。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，可是外面一层珫琅瓷，十落五六，成了半只铁碗。杯子里的茶叶，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，浮在水面上。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，都是最简陋的了。我和他们谈了一会儿，将她对联取了，自回家去，把这事也就扔下了。

过了几天，已是新年，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。我的朋友来了，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，便问是哪个写的？我抱着逢人说项的意思，只要人家一问，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，对人说了，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。也是事有凑巧，新正月初七日，我预备了几样家乡菜，邀了七八个朋友，在家里尽一日之乐。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，金太太那个儿子，忽然到我这里来拜年，并且送了我一部木版的《唐宋诗醇》。那小孩子说：“这是家里藏的旧书，还没有残破，请先生留下。”他说完，就去了。我送到大门口，只见他母亲的妈妈爹在门口等着呢。我

回头和大家一讨论，大家都说：“这位金太太，虽然穷，很是介介，所以她多收你三四块钱，就送你一部书。而且她很懂礼，你看她叫妈妈爹送爱子来拜年，却不是以寻常人相待呢。”我就说：“既然大家都很钦佩金太太，何不帮她一个忙？”大家都说：“忙要怎样帮法？”我说：“若是送她钱，她是不要的，最好是给她找一个馆地。一面介绍她到书局里去，让她卖些稿子。”大家说：“也只有如此。”又过了几天，居然给她找到一所馆地。

我便亲自到金太太家里去，把话告诉她。她听了我的话，自然是感激，便问：“东家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这家姓王，主人翁是一个大实业家，只教他家两位小姐。”金太太说：“是江苏人吗？”我道：“是江苏人。”金太太紧接着说：“他是住在东城太阳胡同吗？”我道：“是的。”金太太听说，脸色就变了。她顿了一顿，然后正色对我道：“多谢先生帮我的忙，但是这地方，我不能去。”我道：“他家虽是有钱，据一般人讲，也是一个文明人家。据我说，不至于轻慢金太太的。”金太太道：“你先生有所不知，这是我一家熟人，我不好意思去。”她口里这样说，那难堪之色，已经现于脸上。我一想，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，我一定要追着向前问，有刺探人家秘密之嫌。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去也好，慢慢再想法子吧。”金太太道：“这王家，你先生认识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认识，不过我托敝友辗转介绍的。”金太太低头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你先生是个热心人，有话实说不妨。老实告诉先生，我一样的有个大家庭，和这王家就是亲戚啦。我落到这步田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那头越发低下去了，半晌，不能抬起来。早有两点眼泪，落在她的衣襟上。这时，那个老妇人端了茶来。金太太搭讪着和那老妇人说话，背过脸去，抽出手绢，将眼睛擦了一擦。我捧着茶杯微微呷了一口茶，又呷二口茶，心里却有一句话要问她，那么，你家庭里那些人，哪里去了呢？但是我总怕说了出来，冲犯了人家，如此话到了舌尖，又吞了下去。这时，她似乎知道我看破了她伤心，于是勉强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先生不要见怪，我不是万分为难，先生给我介绍馆地，我决不会拒绝的。”我道：“这个我很明了，不必介意。”说完了这两句话，她无甚可说了，我也无甚可说了。屋子里沉寂的，倒是胡同外面卖水果糖食的小贩，敲着那铜碟儿声音，一阵阵送来，我又呷了几口茶，便起身告辞，约了过日再会。